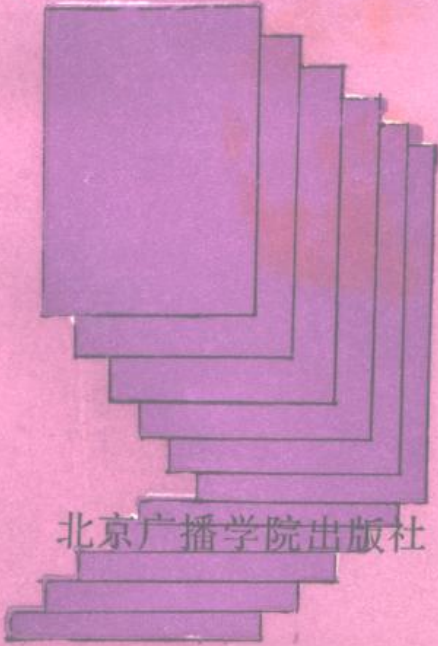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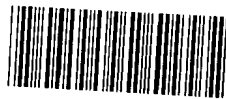
记者的酸甜苦辣

段存章 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492008



492008

記者的酸甜苦辣

段存章 著

0410/05



(京)新登字148号

G214.2

DCZ

5

246

记者的酸甜苦辣

段存章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朝阳区安定门内大街1号)

北京市朝阳区三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字数: 19.2千字

92年11月第1版 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7—81004—463—X/G·174

定价: 5.40元

脚印留在群众中 文凭写在版面上

(代序言)

我是靠自学成长起来的。初学写稿时没想过当记者，当了记者又没想到酸甜苦辣那么多。

我从事新闻写作，如果从当售货员写第一篇消息算起，已经有30多个年头。前前后后大约写了1700多篇作品，包括消息、通讯、特写、记者来信、散文、杂文、社论、调查报告、报告文学。

坚持为报纸版面服务，见报的主要作品：50年代——《山沟里一分销店》、《六姐妹理发店》、《模范收购员尹太富》；60年代——《千里迢迢修机器》、《刘胡兰精神万岁》、《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70年代——《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抓好典型》、《要使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后一代》、《社会主义的实干家——李锁寿》；80年代——《不要忘记人民》、《这两年……》、《同志，你和农民这样一起想吗？》、《新班子与改革同命运》、《壮乡小道风情录》；90年代——《夜访北农大》、《通气日、解气日、和气日》、《大雁啊，你为何飞得这般美》、《留下这美好的夜景》。

我爱好文学。散文、杂感、随笔，为茶余饭后练笔。余暇还试写小说，《一担水故事》、《一夜之间》、《醉权》、《看戏》、《本本官》、《兔爷爷生日》数十篇，变成铅字却很难。

我投稿想上《人民日报》，不知接到多少退稿后，终于在1963年11月走上了党中央机关报的版面：《山区牧羊人》、《刘老人过生日》。虽是没有巴掌大的两篇小通讯，我却兴奋得彻夜难眠。

1963年，山西省委组织部选调我到省人民广播电台，分配在农村新闻组当编辑。经过五六年的艰苦努力，我的新闻写作基本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翅膀稍硬了，我不安心坐在大楼办公室里当编辑，一心想当记者“飞一飞”，试试自己的笔杆子。正当“文革”两派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要求到大寨任常驻记者。1967年冬，通过参加劳动，我与大寨农民熟悉了，采访深进去，打开了新局面。烈日挥汗建粮田，深夜苦思做文章。1968年是我写作大丰收的一年，除完成电台新闻报道外，还编写《大寨人故事》、《农业学大寨》两本书，并有10多篇消息、通讯上了《人民日报》的重要位置。其中通讯《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介绍陈永贵同志联系群众的先进事迹，受到广大读者好评。

1974年，我参加了《人民日报》通讯员学习班。第二年，调到《人民日报》记者部当记者。先常驻大寨，后驻黑龙江，又在机动记者组、首都记者组，前后十六七年。我为本报采写稿件的数量、质量明显增多与提高，是在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黄金时代。外出时间最长的1985年夏天到新疆采访3个月，见报的消息、通讯34篇。如：《西出阳关多亲人》、《乐在天涯育英才》、《石河子，你为何这般美》、《金山上的来客》、《团结富，富团结》、《江苏建筑队在新疆》、《巩乃斯草原兴起加工热》、《可敬的后勤兵》、《天山深处兵营乐》、《用红花绿叶装点戈壁》、《火焰山下葡萄醉》、《初醒的赛里木

湖》、《毡房里飞出的笑声》、《戈壁滩上小书屋》。

“浓郁的乡土气息，朴实无华的写作风格是他所走过的曲曲弯弯的记者之路的结晶”（摘自辽宁大学出版社《记者之路》一书）。我喜爱提倡写作“这一个”，坚持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创自己的风格。

我家祖祖辈辈是庄稼人。与那“书香门第”沾不上边。小时候，听奶奶讲些老辈人传下的民间故事。青少年时间，爱听说书，看古书，找到一本《红楼梦》，读不懂，迷上了《岳飞传》、《薛仁贵征东》、《五女兴唐传》、《瓦岗寨》等章回小说。这类书对后来写作口语化、通俗化起了一定的影响。

我当过农民、民办教师、售货员、会计、县委机关干部、人民公社书记。上学读书不多，串的行业不少。过去觉得自己有一个优势：出身好，入党早，根红苗壮；又感两个不足，一笨二浅，即不会唱、不会跳、不会画，知识根底浅。个人爱好甚少，只在家乡农闲时当过“扑克迷”、“象棋迷”。自打爱上、迷上新闻写作，把玩扑克、下象棋基本“忌”了，提笔从文，开始了数十年如一日的爬格格“长征”。

我生在山区，长在山区，长期工作在山区。进城不忘乡，下山不忘山。我是农民的儿子，大地抚育了我，我要把知识返还给生我养我的大地。

目 录

脚印留在群众中 文凭写在版面上

(代序言)

一、探路篇	(1)
我想当通讯员	(3)
柜台上的处女作	(6)
“小笔杆”闯进大县城	(9)
一篇失实报道	(12)
理论, 理论, 你在哪里?	(15)
从写稿中学政策	(18)
吃稿费养大的女儿	(20)
扛起铺盖上省城	(23)
我当上了编辑	(26)
笔要天天练	(29)
我的第一读者	(31)
哑巴卖刀的启示	(32)
大吊车的联想	(33)
从炒菜待客想到的	(34)
写稿五年回顾	(36)
二、求知篇	(39)
“夜猫子”	(41)

忘不了那篇未发出的稿·····	(44)
扒手偷了记者证·····	(47)
派性是条大毒蛇·····	(50)
走，到大寨蹲点去·····	(53)
劳动打开了“禁区”·····	(56)
小记者练出大文章·····	(59)
未见面的启蒙老师·····	(62)
脚板底下出新闻·····	(65)
全局在胸抓典型·····	(67)
善于捕抓现场新闻·····	(70)
墨水与汗水流在一起·····	(73)
建立自己的资料库·····	(75)
三、得失篇·····	(79)
我见到毛主席·····	(81)
周总理紧紧握住我的手·····	(85)
抢下的教训·····	(92)
木匠斧头与记者笔·····	(95)
刀下留人与笔下留情·····	(98)
领奖台上话改革·····	(101)
拆墙重垒与撕稿重写·····	(103)
从一篇报道看新闻客观真实·····	(107)
乐于编辑挑毛病·····	(110)
记者不能只当喜鹊·····	(113)
一句口号的醒悟·····	(115)
泼脏水不要连孩子一起倒掉·····	(119)
“兔子也吃窝边草”·····	(121)
四、深造篇·····	(125)

“问题篓子”随身背.....	(127)
学会冷静思考.....	(129)
下山不忘山, 进城不忘乡.....	(134)
山区采访日记.....	(137)
采访要到“深水区”.....	(142)
难忘的三次采访.....	(145)
广西之行的反思.....	(149)
新疆采访天地宽.....	(153)
战胜自我, 超越自我.....	(157)
掌握一个适度.....	(161)
切莫小看“记者来信”.....	(165)
乡土味的追求.....	(167)
善于抓问题, 精心炼主题.....	(174)
爱人民, 写人民.....	(180)
运用哲学思想指导新闻写作.....	(185)
五、育才篇	(195)
跟随安岗采访记.....	(197)
现场短新闻之我见.....	(207)
说长道短话文风.....	(211)
“官”大不一定新闻价值大.....	(212)
不要冷了通讯员的心.....	(213)
读报随感.....	(215)
让石油味浓一些.....	(217)
留在历史画页上.....	(223)
敢于善于采写批评报道.....	(227)
“地方通”为何写不出好稿子?.....	(230)
过好退稿这一关.....	(232)

好稿是改出来的·····	(234)
治治“四种病”，念好“五字经”·····	(235)
新闻报道与报告、简报的不同·····	(238)
写出自己的风格来·····	(240)
埋头写稿，不要忘记刻苦学理论·····	(242)
尊重编辑，虚心学习·····	(244)
靠关系，还是靠质量·····	(245)

一、探 路 篇

我想当通讯员

“东坡戴上帽，庄稼人睡大觉”。一连10来天阴雨连绵，门不能出，地不能下，我一会翻着古典小说，一会与棋友交锋。就这，时间还有剩余，偶然在抽屉里看到一张《山西日报》（供销社卖糖的包装），上面登有记者文章，载有通讯员稿件。我读着读着，不知怎么产生了想当通讯员的念头。

说实话，那时的我，文化水水太少了。12岁，本村小学四年级毕业，考上桐峪镇的县办第二高小。因家贫父病，春去秋回，中途退学。14岁，春夏扛着小馒头翻山越岭创药材，解救了家庭燃眉之急的油盐钱。这年秋，田禾歉收，度日艰难，我到本村后山小学当民办老师。有的学生比我大好几岁，我不想当这个“小老师”，县文教局通知参加转正考试，我拖着不去，回家种起地来。当时，山村识字人很少，乡亲们常常找我代写书信。有时也在街头饭场上读读报上的新闻。

一天，我大着胆子第一次给报社投寄询问怎么当通讯员的信。

山西日报编辑同志：

我家住在太行山一条深山沟里，离县城40多里，羊肠小道，不通车。抗战时，住过八路军，有太行区党委奖给“模范村”的大红匾。解放后，穷人翻了身，办互助组，建初级

社，生产劲头可大哩！南头陈炳昌（杀敌英雄）上山打野猪百发百中，保护集体庄稼又立新功；小北头蔺三成（老党员）爬山刨猪苓，赛过年轻人；大北头桂连富（铁匠）炉火旺，锤声响，打的锄头明又亮。俺们村三个庄（南头、小北头、大北头），居住散，人心齐，好人好事象山葡萄——一串串。我想提笔写一写，又怕文化浅，水平低，反映不出去。看到报上有通讯员写文章，我不知道当通讯员需要啥条件（文化程度多高），要不要有人批准，你们能不能帮助我学习写稿？如有学习材料，花钱买也行。望来信。

此 致

敬 礼

山西省左权县柏峪村青年农民 段存章

信是托人捎到县城寄的。信封是用废纸糊的，编“辑”的辑字不会写，错写为“揖”。

人常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是初学写作不怕丑。

在村上，人们称我“小秀才”。过年，家家门上的红对联有我歪歪扭扭的墨迹。开春农忙，上级号召大生产，党支部表扬好人好事，我和几个青年收集起来写成快讯，傍晚广播。这叫“土广播”，用废铁板皮卷成的喇叭筒。一尺多长，对着嘴朝村里喊。广播时，人站在墙上（一座高高的山头），面对三个村庄，一条一条传播自编的新闻。顺着风喊，家家户户听得清楚。有一次，喇叭上广播一首快板，是村妇联会表扬我继母：“郝保鱼真能干、出工早、收工晚、刨地刨得深、点籽点的匀……”。回到家里，我看母亲格外高兴。她支持我在村上做义务宣传工作。街头饭场上有三块泥抹黑板，由我负责换写。有时摘登国内外大事，有时编写本村好人好事。黑板报，土广播成了我们那个不通电，不通

车的山村里重要的舆论阵地。

半个月后，乡邮递员送来一封远方来信。我下地回来，衣裤上的泥土没顾上扫一扫，满脸的汗道道没去擦一擦，就急忙拆开信想看个明白：

段存章同志：

你好？来信收到。你想当通讯员，这并不复杂，也不难。用简单一句话来说，你给党报写稿就是通讯员。通讯员写稿向党报多反映情况，我们编辑是非常欢迎的。你家在农村，劳动在第一线，业余时间学习写稿，把你身边发生的新人新事，可写消息，也可写通讯，还可写来信，形式不拘。但事情一定要真实。开始不会写，写多了就会写的，我们等待着你的来信来稿。

祝你写作成功！

《山西日报》编辑部群众工作组

1954年8月1日

短短的来信，使我极不平静。我把信一连看了四五遍，然后放在炕头的小书箱里。夜间，我躺在炕上，点起小油灯，一字一句品味着。想不到住在省城里的大编辑看上我这个土农民，使我懂得了当通讯员就是要拿起笔来写。这天夜里，我作了一个怪梦，一只山鹊衔走了我的第一篇稿子，飞呀，飞呀，一阵大风吹来，稿纸纷纷落地，随后长出一株又一株的小核桃树。醒后，我好笑。

其实，我对写稿是蛤蟆跳井——不懂。不懂就不能装懂。什么是消息，什么是通讯，我摸不着门。找人请教，周围十里八村也没这个内行。没办法，我只好瞎子走路——探着来。村上办起第一个初级社，年轻的生产队长李庆祥带头参加集体劳动，春天担粪爬山路，别人一天挑6趟，他挑9趟

加一趟；秋天挑谷开展赛，别人一担一百五，他挑二百气不喘。他的事迹真感动，我一天夜里突击写成一稿，题目叫：“山里队长气死牛”。这次投寄出去，左等右盼，不见音讯。以后，记得还写过若干篇小稿，都是投资八分(邮票)，未见分文。

家境的贫困，使我肩上过早地挑起了劳动的重担。十六七岁，正是上学读书的黄金季节，冬天，我赶着小毛驴起五更、睡半夜去驮煤；春天，我扶犁、播种忙不停；夏天我肩扛大锄头，钻进闷热的玉菱地里铲杂草；秋天，我担谷、打场、铡草、样样干，终因过苦过累的劳动，挤得我不再动笔了！

柜台上的处女作

1956年春天，老村长于致和推荐我到柏管寺乡供销社当了售货员。

从庄稼人到买卖人。握锄把子的硬茧手劈里叭啦打起算盘，挑粪筐的肩膀挑起下乡上门的货郎担。乡村的小商店，为方便农民群众，没有上下班时间，越是早晚越忙，半夜敲门也营业。工作再忙也没有种地的活累了。我一心扑在那三尺柜台上，整日里忙推销、忙收购、忙进货、忙结帐，钱来货去。乡邮员送来报纸，我也无暇看，桌上堆起“报山”。而我下功夫啃的书本是：《会计基础知识讲座》。

一日，我进县城购货。临行，中学毕业返乡的小李拉住我说：“你到书店帮我捎买几本书行不？”我说：“没问

题，一定办到！”可我们供销社从来没经营过书，到县城后，我先跑百货、副食、生产资料批发部，把货购妥，临下班时赶到县新华书店。书架一个挨一个，好多的书啊，使我很眼馋。心想：山区青年没书看，干脆购它一批吧！当我把100多本政治、文化、科技书运回商店时，老经理耽心地说：“你不怕积压吗？”没想到几天功夫，摆到货架上的书被一抢而空。这件事乡党委书记得知后，鼓励我给县小报写篇报道。打算盘的手又拿起笔来，一周后，县小报的中缝里刊登一条十几个字的简讯，连我的名字也没署上。但这条新闻在偏僻山乡还传来传去。

我想继续写。接连不断的顾客打扰你。每到秋天购销旺季，农民们卖核桃、售党参、买棉布、购食盐，进进出出。特别是进入腊月天，购年货的人川流不息，忙的你早饭午吃，午饭晚吃，有时连上厕所“方便”的机会也挤不出。

过了二月二。一到春耕大忙，供销社淡季来了。除早晚有打煤油、买香烟、卖鸡蛋的零星顾客外，白天几乎没有顾客上门。我坐在静静的门市部里，或查帐、或看书、或打盹，呆得发慌。思绪翻腾着，想起上小学老师表扬的一篇篇作文，想起当农民写的一篇篇未见报的拙作，想起县小报夹缝里长出自己的那篇小东西。这苦，这甜，这喜，这忧，又勾起我动笔写稿的念头。我爬在新油漆的柜台上，铺开预习的稿纸（废帐本），寻词觅句艰难地写起来。会算帐的脑袋缺少新闻语言，打算盘熟练的手提起笔头沉甸甸。1小时，2小时，整整憋了4小时，总算又生下一个“新婴儿”。当它又一次投进邮筒时，我的心又被那8分钱搅得不安起来。

大约10天左右，县小报来了。我是想着，又怕看。带着一种难言的心情，两眼先把各版搜寻一遍。啊！我高兴地跳